

# 巴西来的男孩

[美] 艾拉·莱文 著  
何斐 译

# THE BOYS FROM BRAZIL

Ira Levin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巴西来的男孩

[美] 艾拉·莱文 著

何斐 译

# THE BOYS FROM BRAZIL

Ira Levin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2-5940 号

Ira Levin

**THE BOYS FROM BRAZIL**

---

Copyright © 1976 by Ira Levi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old Ober Associates,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西来的男孩/(美)莱文著;何斐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ISBN 978-7-02-009499-8

I. ①巴… II. ①莱… ②何…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3085 号

特约策划:邱小群

责任编辑:苏福忠

封面设计:董红红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97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75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499-8

定 价 28.00 元

献给

杰德·莱文

尼古拉斯·莱文

亚当·莱文

谨以此书纪念

查尔斯·莱文



一九七四年九月，某个傍晚，圣保罗市康谷哈斯机场。一架银黑双色小型双引擎飞机在第二跑道上徐徐降落，机身缓缓转向，滑行至停机棚，一辆箱型礼车已等候在此。只见三名男子，其中一名一身素白，走下飞机，坐上礼车。车子驶出康谷哈斯，朝圣保罗市中心的白色摩天大楼开去。大约二十分钟后，礼车行至伊比兰加大道，并在一间外观看起来像寺庙的日本饭店“日本酒井”前停了下来。

三名男子并肩走进“日本酒井”漆成红色的宽敞大厅。另外两名男子身穿深色西装，体型壮硕，面目凶悍，一个金发，另一个黑发。一身素白的男子大步走在他们两人中间，身材看起来瘦削些，年龄也大些，全身上下除柠檬黄领带外，从帽子到鞋子均为素白色。他戴着白色手套，提着一只鼓鼓囊囊的棕色公事包，嘴里吹着某个调子，愉快地边走边四处张望。

一名身穿和服、负责衣帽间的女服务生，面带甜美的微笑向他们屈膝致意，接过白衣男子的衣帽，又伸手去拿他的公事包，但他

一下闪了过去，向迎面过来的一位身穿礼服的瘦弱日本青年男子自我介绍。

“我叫阿斯比兹，”他的葡萄牙语里有一种刺耳的德国口音，“我订了一间私人房。”他看上去六十出头，一头白发短而精悍的样子，棕色的眼眸矍铄生辉，白色胡子修剪得十分整齐。

“哦，阿斯比兹先生！”日本男子用他特有的葡萄牙语叫道，“您的聚会一切准备就绪！请跟我来好吗？就在楼上，相信您看到我们的安排一定会很满意。”

“我现在就很满意了，”白衣男子笑着说，“待在城里确实是一件愉快的事。”

“您住在乡下？”

白衣男子紧随着金发男子走上台阶，点了点头，叹了口气。

“是啊，”他轻描淡写地说，“我是住在乡下。”

黑发男子跟在他们后面，日本男子走在最后。

“右边第一扇门，”日本人朝前喊道，“麻烦各位进去之前先脱鞋，好吗？”

金发男子在一个八角形的窗口前低头向里张望了一下，然后扶住门框将脚抬起，脱下鞋子。白衣男子把穿着白色鞋子的脚往前伸，搁在走廊地毯上，黑发男子蹲下身子替他解开鞋上的金带扣。金发男子自行将鞋子脱下、放妥后，打开雕工精致的门，步入一间淡绿色的屋子。日本人敏捷地用脚趾脱下便鞋，“这是我们这里最好的房间，阿斯比兹先生，”他说，“非常精致优雅。”

“是不错。”白衣男子戴着白手套的指尖撑在门框上，一边看着

手下帮他把第二只鞋脱下。

“我们饭店准备了七份帝王套餐，配有啤酒——不是清酒哦，餐后有白兰地和雪茄。”

金发男子来到门口。这人脸上有几道白色小疤痕，有一只耳朵没了耳垂，他点了点头，而后退回到房间里。脱去超高的厚跟鞋后，白衣男子此时已显得矮了一大截，他进了房间，日本人紧随其后。

屋内很凉爽，飘着淡淡的香气。房间格局方正，四面墙上贴着薄雾般的淡绿色丝绸。地上铺着榻榻米，房子正中，设有竹制靠背椅，上面放着几个棕白相间的条纹抱枕，椅子被摆在一张黑色长方形矮桌的三边。桌子上摆着白色盘子和杯子，矮桌较长的两侧各放三套杯盘和三张靠椅，右边第一个位置上也放着一套杯盘和一张靠椅。桌子下面有可以让客人放脚的浅井，尺寸比桌子稍小些。而房间右边尽头，则靠墙摆着另一张黑色矮桌，上面放着两个电炉。墙的对头有白纸黑框的屏风。“七个人用这么一个房间，够宽敞了。”日本人边说边朝着中间那张桌子示意，“我们会安排最好的女侍来为大家服务，也是最漂亮的哦。”他扬起眉毛笑笑。

白衣男子指着障子屏风问，“那边是什么？”

“那也是私人包厢，先生。”

“今晚有人用吗？”

“还没人预订，不过可能有个聚会要用。”

“我要了。”白衣男子向金发男子示意，让他拉开障子。

日本人看着金发男子，又看看白衣男子。“那个是六人房，”他

迟疑地说，“偶尔八个人也行。”

“当然，”白衣男子信步朝房子尽头走去，“我会付八个人的餐费。”他弯下腰仔细看了看桌上的炉子，厚重的公事包撩拨着裤腿。

金发男子把障子拉开，日本人赶忙过来帮忙，或许是怕他们把纸障子拉坏吧。这边这个房间跟刚才那个其实没什么差别，只不过顶灯不亮，而且顶灯下的桌子是六人用的，两侧各坐两人，头尾各坐一人。白衣男子转身看了看，日本人不安地穿过房子朝他笑笑。“除非有人要用，要不然我不会收你这间房的钱。”他说，“而且即使收，也只收楼上包厢与楼下包厢的差价。”

白衣男子似乎有点意外，说，“太好了，谢谢你。”

“对不起，请问，”黑发男子对日本人说，他刚踏进房里，深色西服弄得乱七八糟的，黝黑的圆脸上闪着汗珠，“有办法把这个关上吗？”他指着身后墙上那个八角窗，葡萄牙语有巴西口音。

“那是给女服务生用的，”日本人热诚地解释说，“她们可以知道什么时候为诸位上下一道菜。”

“没关系，”白衣男子对黑发男子说，“你在外面守着。”

黑发男子说：“我觉得他也许可以……”接着歉意地耸了耸肩。

“一切都安排得很好，”白衣男子对日本人说，“我的客人八点就到，到时——”

“我会带他们上来。”

“不必烦劳，我让手下在下面等，吃完饭我们要在这里开个会。”

“如果喜欢，你们可以在这里待到三点。”

“希望不必那么晚！一小时就够了。现在，麻烦你去拿杯杜本内红酒过来，要加冰和一圈柠檬皮。”

“好的，先生。”日本人行躬身礼。

“可否把这里的灯弄得亮些？我要边看书边等人。”

“很抱歉，先生，这里就这么亮。”

“我自己想办法吧，谢谢你。”

“应该谢谢你才是，阿斯比兹先生。”日本人再度躬身行礼，同时对金发男子微微弯腰、对黑发男子则几乎没有弯下身子，便匆匆离房而去。

黑发男子关上门，然后面对着门高高地抬起双臂，手指弯曲，指尖像敲击键盘一样在门框顶端触摸着，缓缓地将双手向两侧摸去。

白衣男子走过去，背向窗口站着，此时金发男子走到桌子尽头的靠背椅旁，蹲了下来，压了压棕白条纹抱枕，然后把抱枕从竹筐拿起来放到一边。他仔细检查了竹筐，翻过来看底部，又把它放到抱枕旁边。他摸了摸桌子四周的榻榻米，并张开双手探测编织草梗，轻轻地压了压。

他跪了下去，金发脑袋整个伸进了矮桌底下去察看那个放脚的浅井。他继续把身子弯得更低，侧着头，一只蓝眼睛往上看，慢慢地从这一端到另一端扫视桌子底部。

他从桌子底下退了出来，拿着竹筐，重新把抱枕放进去，再把靠椅摆到合适的位置。他站起身来，聚精会神地立在椅子后面。

白衣男子走过来，解开外套扣子。他把公事包放在地板上，小

心翼翼地转身坐下，扶着椅子扶手，再把腿曲起来伸到桌子底下，置于浅井中。

金发男子弯下腰去推那把靠椅，把它挪到桌子旁摆正。

“谢了。”白衣男子用德语说。

“不客气。”金发男子也用德语回道，并起身背靠着窗口站着。

白衣男子脱下一只手套，赞许地看着面前的桌子。黑发男子高举双臂，从侧边慢慢穿过两个房间的通道，手指摸索着凸出的黑色梁楣顶部。

一阵轻微的拍击声传来，金发男子往门口走去，黑发男子则转过身，垂下双臂。金发男子侧耳听了听动静便把门打开，门口是一名穿粉色和服的女侍，她低着头，手里端着叮当作响的玻璃杯子和托盘，套着连趾白袜的脚窸窣窸窣地穿过榻榻米，走进房里来。

“啊！”白衣男子愉快地叫了一声，把手套叠好。当这大饼脸女侍在他身旁跪下、帮他把盘子里的餐巾和筷子摆开时，他热切的表达显得有点支支吾吾的。“你叫什么名字，乖乖？”他故作开心地问。

“我叫鹤子，先生。”女侍摆上一块纸杯垫。

“鹤子！”白衣男子瞪大眼睛，皱起嘴巴看着金发男子和黑发男子，仿佛和他们一起惊讶一件特别出人意料的事。

女侍摆好饮料后，起身准备离开。

“鹤子，我的客人到来之前，我不希望再被人打扰。”

“好的，先生。”她转过身，踩着碎步匆匆离开房间。

金发男子把门关上，退回到窗口刚才站的地方。黑发男子转

过身，举手继续摸索梁楣顶部。

“鹤……子……，”白衣男子边在嘴里念着，边把公事包拖到身边，接着又用德语说道：“如果她也算漂亮，那那些不漂亮的长得会是怎样啊？”

金发男子咕哝着大笑起来。

白衣男子打开公事包的锁，让公事包口全敞开着，这样就便于往里面放东西了。他把叠好的手套塞进包的一端，又翻了翻里面的文件和牛皮纸信封，从中抽出一本薄薄的杂志。他把《小刀》——一本英国医学杂志——摊在桌面上盘子旁边。白衣男子浏览了一下杂志封面，然后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个上面的刺绣已很破旧的眼镜盒，并从盒子里拿出一副黑框眼镜。把眼镜打开、戴好，眼镜盒放回口袋，手指轻抚着自己那稀疏硬挺的胡子。他的手看起来挺小的，红润而洁净，像似挺年轻的。他又在外套口袋里拿出一只金色雪茄盒，盒子上刻着一长串手写的题字。

金发男子站在窗前，黑发男子则忙着检查四周墙壁、地板、备餐桌和靠椅。他将一张长桌子挪到一边，把自己的手帕摊开、摆好放在上面，然后站了上去，并用螺丝起子启开头顶那个铬合金镶边的灯板。

白衣男子在一旁看《小刀》杂志，不时停下来吸口烟。他好像偶尔会被他读到的内容吓着，其中有一次甚至用英语大声叫起来：“荒诞不经啊，先生！”

客人在约定时间前后四分钟内陆陆续续到达。第一位是八点

差三分到的，他寄存了帽子，但小提包仍带在身边；最后一位客人于八点十分抵达。每个人从一字排开等候的人群中走到穿着礼服的日本人跟前时，都会热情地被领到楼梯口金发男子那儿，稍事寒暄后，客人按指引往楼上去，直走到站在门口、指着一排鞋子的金发男子身边。

六名衣着光鲜的商人：五十开外，皮肤白皙，日耳曼籍，他们脚上穿着袜子，礼貌地向彼此点头致意，并躬身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向白衣男子自我介绍。

“我叫伊格那修·凯勒斯，是名医生，很荣幸见到你。”

“嗨，你好！我站不起来，被卡在这里了。这位是里约来的荷西·德里曼；这位是来自布宜若斯艾利斯的伊格那修·凯勒斯。”

“医生？我是乔治·雷蒙。”

“小兄弟啊！你兄长就像我的左右手，请原谅我只能坐着，被困在这儿了。这位是布宜若斯艾利斯的伊格那修·凯勒斯；这位是里约的荷西·德里曼；这位是乔治·雷蒙，圣保罗本地人。”

另外两位客人是老朋友，相见甚欢。“在圣地亚哥时，你都跑哪去了？”“在里约！”另一个客人踢了下脚后跟，可惜没踢到，他自我介绍说，“我是来自阿雷格里港<sup>①</sup>的安东尼奥·帕兹。”

大伙儿屈身在桌子边坐下来，为彼此如此笨拙的坐姿一边开玩笑一边抱怨，公事包和小提包什么的都放在自己身侧。大家把餐巾纸都打开，向一名优雅地蹲着的漂亮女侍点饮料。大饼脸女

---

① 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巴西南部港口城市。

侍鹤子给大家递上热毛巾，白衣男子和一群宾客感激地把热毛巾拿在手里，擦了擦嘴。

擦拭完毕，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显然派不上用场了，于是德语开始登场，他们开始交换德文名字。

“哦，我认识你，你在史坦格手下做事，对吧？在特布林卡<sup>①</sup>？”

“你是说‘法贝奇’吗？我妻子就是法贝奇人哪，靠近法兰克福的兰艮一带。”

饮料端上来了，还有几碟开胃菜——小虾和炸丸子。白衣男子向大伙儿示范筷子的用法，学会使用的人指导还不会用的。

“拿个叉子来，看在上帝的分上！”

“不，不要！”白衣男子笑着对漂亮女侍说，“我们得让他学！非学会不可！”

女侍名叫莫莉。另一个女孩穿着素色和服，正把盘子和盖碗递给备餐桌旁的鹤子，并红着脸说道：“我叫吉子，先生。”

众人开始一边吃喝，一边谈论秘鲁的一场地震以及刚上任的美国总统福特。

侍者端上一碗碗清汤、一盘盘要么油炸要么生冷的菜肴，再倒上热茶。

他们又聊到石油的态势以及石油将让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同情态度减弱的可能性。更多的菜端了上来——熟肉条、龙虾肉片——还有日本啤酒。

---

① 特布林卡(Treblinka)，波兰东部一村庄，二战集中营营地之一。

大伙儿又开始谈论日本女人。身材瘦削、滴溜着玻璃义眼的克莱斯特——也就是化名为凯勒斯的男人——讲了一则非常趣事，说的是他一个朋友在东京妓院的不幸遭遇。

穿礼服的日本男人进来，询问对他们的服务是否满意。“好极了！”白衣男子赞许地说。“太棒了！”其他人间杂着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德语附和。

服务生又上了甜瓜，加了茶。

大家又谈起钓鱼及鱼的各种烹制方法。

白衣男子问莫莉是否愿意嫁给他，她笑了笑，推说自己已经有丈夫了，还有两个孩子。

众人从嘎吱嘎吱的靠背椅上坐起来舒活舒活筋骨，拍拍饱胀的肚子。其中几个，包括白衣男子，到走廊找洗手间，其他几个则在谈论白衣男子的种种：他多有魅力啦，多年轻啦，多有活力啦——他到底是六十三岁呢还是六十四？

去洗手间的第一拨人马回来了，换另一拨人去。

桌面已清理、恢复了原有的黑色，摆上小口白兰地酒杯、烟灰缸，还有一盒玻璃管包装的雪茄。莫莉拿着酒瓶，蹲身下来沿桌为客人们——斟上深琥珀色的酒。鹤子和吉子在备餐桌旁低声嘀咕，对于要不要打扫房间意见不一。“你们都出去吧，各位小姐！”白衣男子说，一边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我们想谈些事，不想有外人在。”

鹤子催着她前面的吉子，从客人面前经过时，不好意思地说，“我们待会再来打扫。”莫莉倒完最后一杯白兰地，把酒瓶放在桌子

一边，便匆匆退到门边，低头站在一侧等候其余的客人回到自己的位子。

白衣男子低下身子往靠椅上一坐，那个法贝奇人——帕兹，服侍他坐正。

站在门口的黑发男子向里面张望，数了一下人数，又把门关上。

客人们各归各位，躬身坐了下来。这会儿他们严肃了起来，不再像刚才那样，轻轻松松地谈笑风生了。雪茄盒在他们之间传递。

另外一面墙上的窗口被黑灰色的西装挡住了。

白衣男子从自己的金色盒子里取出一支雪茄，盖上盖子，瞅了瞅，然后把它递给了坐在右边的法贝奇，法贝奇摇摇剃得油光发亮的头，这才知道白衣男子只是让他看看雪茄盒子上的题字，而不是请他抽烟。于是他接过盒子，拿在手里专注地看，看得他一双蓝眼睛睁得老大。“噢……！”他边看边用厚厚的嘴唇大口吸气，兴奋地对白衣男子笑着说，“真了不起！比奖章还珍贵！可以拿给他们看看吗？”他拿着盒子朝坐在身边的克莱斯特示意。

白衣男子点头同意，绯红的双颊充满笑意。他转过身，拿着雪茄就着左边恭候已久的打火机点火。他一边眯着眼睛吞云吐雾，一边把公事包往身边拉近并再次把它完全打开。

“太棒了！”克莱斯特说，“你瞧瞧，苏曼。”白衣男子在公事包里找到一扎文件并把它们抽了出来，放在自己面前，并将白兰地推到一旁，把烟放在白色烟灰缸的凹口上。看着年轻帅气的苏曼将盒子横过桌面传给蒙德，他便从胸前口袋里掏出眼镜盒，拿出眼镜。

他对着一脸羡慕笑容的苏曼和克莱斯特笑了笑，把眼镜盒放回口袋，打开眼镜戴上。蒙德口哨响起，悠长低沉。白衣男子拿起烟，品尝式地吸了一口，又把它搁回到烟灰缸上。他把文件摊开在面前，一边仔细地看最上面一张，一边伸手去拿白兰地。“嗯，嗯，嗯。”——出声的是托尼斯坦。白衣男子一边啜着白兰地，一边用拇指上上下下翻看文件。

雪茄盒子从一头银发的荷森手里传回到他手上，荷森清瘦的脸上，有一双熠熠生辉的蓝眼睛，他说道，“能拥有这样的珍品真是太棒了！”

“是啊，”白衣男子赞许道，“我为此非常自豪！”说着便把盒子放在文件旁。

“谁能不自豪啊？”法贝奇感慨道。

白衣男子把酒杯搁在一边，说道：“我们开始谈正事了，弟兄们。”他歪着理着短白发的头，把鼻梁上的眼镜往下推推，看着围在身边的大伙儿。一群人神情专注地面对着他，雪茄都不抽了，屋里一片沉静，仅能听见低沉的冷空气徐徐吹送。

“大家都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了，”白衣男子说，“你们也都知道这是一桩耗时长久的工作，我现在就向你们细述详情。”他往前稍把头低下，透过眼镜往下看。“未来两年半时间里，有九十四人必须在指定日期的当天或前后被杀掉，”他读着文件：“其中十六人在西德，十四人在瑞典，十三人在英国，十二人在美国，十人在挪威，九人在奥地利，荷兰有八人，丹麦和加拿大各六人，总计九十四人。第一个人死的时间定在十月十六日当天或前后；最后一个家

伙的死期则在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当天或前后。”

说完，白衣男子往后一靠，再次看着大家。“这些人为什么得死呢？为什么非要在特定的某一天或其前后死呢？”他摇了摇头，“现在暂时还不能告诉你们，以后就知道了。但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的是：他们的死，是我以及党团组织各个领导努力多年的最后一个环节，这事耗费心力，攸关党团的命运。这是党团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行动，或许‘重要’这两个字的一千倍都不足以描述，应该说雅利安人的一切希望与命运全系于此。我并没有夸张，朋友们，我只是在陈述事实：雅利安民族的命运——消灭斯拉夫人、闪族人、黑人和黄种人，就看这次行动能否成功了。所以我说‘重要’两字不足以形容其意义，对吧？也许应该用‘神圣’才对？没错，这才比较贴切。诸位参与的是一项神圣的使命。”

他拿起烟，弹去烟灰，小心翼翼地把剩下的一小截放到嘴边。

众人面面相觑，神情畏怯，默不作声。后来才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开始抽起烟、吸起白兰地来。他们再一次把目光聚集在白衣男子身上，他把雪茄按熄在烟灰缸里，注视着大伙儿。

“你们将以新的身份离开巴西，”他边说边碰了碰身边的公事包，“东西都在这里，都是真东西，不是假造的，这两年半里各位会有足够的经费，带着钻石，”——他笑了笑——“只怕大家在离开海关的时候会有些不舒服。”

大家都耸耸肩笑了。

“你们每个人将负责一个或两个国家，每人负责十三到十八个目标，不过其中少数几个目标可能会自然死亡，因为有几个都六十